

楓山章先生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楓山章先生集

(二)

撰 魁 章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二

書簡

登第後寄鄉先生 內苑作

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爲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已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如者亦嘗志於是矣。顧爲科舉之學所汨。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於道竟無所見。於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遽志乎富貴也。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於學耳。主司不以其才之未足以用世也。舉而進之天子之廷。使陳其所志。某也學力之未充。識見之未廣。世故諳練之未熟。雖有致君澤民之心。道則未之盡也。一時對揚明詔。雖不敢曲學阿世。而所言者。不過蹈襲腐儒常談。何能有裨於君德。有益於時政哉。荷蒙聖明。好察邇言。不遺葑菲。遂使一得之愚。亦見采納。每懷董仲舒。劉去華輩。慷慨論事。切中當世之務。真爲匡濟之策。有用之學。未嘗不深自惶愧。欲追跂而未能。但切喜自今可以少遂讀書修己之心。又幸朝廷以年少初進。未堪任以事也。姑與之祿。使之就學翰林。且命師以教之。蓋欲望其成材也切矣。感冒國恩。至隆極厚。不知何以爲報。私念惟有日夜淬礪。勉於學問。以冀一才一藝之有成。庶幾他日可備犬馬之役。以少報國恩之萬一。若曰幸科舉之



就手慕榮利而動心。則愚豈敢。惟先生夙知某者。故敢布其所懷。雖然。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況某以涉歷未深。操履未定之學。一旦置其身於京邑紛華靡麗之衢。放蕩膠轕之境。易以墮厥所執。深懼其修於家者壞於廷也。伏望先生以其平日獨得之學。時發一二。以訂其頑。砭其愚。推而納之君子之域。使其不終爲宵人之歸。以貽鄉先生輩之羞。則幸甚。夏暑不審。體復何似。乞爲吾道自愛。

復羅一峯

羅倫字應奎後更字彞正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己。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羽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旣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

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復鄭御史克修

名己山海人

久別無任懸仰。人來辱書。備悉比來動止。皆與易俱。且有砭訂愚惰之意。啓發良多。慰感不已。曩者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蓋因克恭有過情之譽。僕不敢當而及之耳。初未嘗妄有方人之意也。而克恭又累數百言。以闢其非。某之率易妄言。慚罪爲甚。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爲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爲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缺。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爲累。而況以婚嫁爲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何如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岳名山。亦不過絕人逃世爲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卑吾定山矣。至

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卻。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揚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功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非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爲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作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尙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辯。若是者。豈誦白沙之言。而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以爲謂天理爲人人有之。則可。謂真樂爲人人有之。則不可。蓋凡厥有生。均稟同賦。理固人之所固有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知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知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之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

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爲真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爲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真樂。其有得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爲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有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爲大有所待也。朱子之不敢易言。而豈後學之可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以億度而言之也。來教又謂信僕之言。不幾絕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至於今。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真樂之徒爲話說久矣。豈亦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之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惟夫牀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飯疏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爲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

令尋孔顏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爲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爲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卻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爲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爲。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黃門克恭 欽

近舍親回自遼陽。獲奉閏月二日手教。兼有藥材之貺。其所以砭劑不肖身心之疾者至矣。何感如之。某自離索以來。因循苟且。希聖之志不篤。又弗親賢取友。以求輔仁之益。向上一步工夫。無由自進。誠如來教所云。莊誦數四。責善之誼凜然。雖相去數千里外。如對顏面而聆箴誨也。敢不願安承教。但謂僕不親白沙而疎於仲昭。孔易則非志之不欲。乃其勢有所未能。蓋家貧親老。事育不給。若千里遠遊。未免貽親之憂。且無以爲行費。何由而自遂耶。前書所論天理真樂之說。蓋因與進不肖而過其情。所不敢當。故有

區區末學敢易言哉之語。初未暇致疑於白沙稱定山也。吾兄以是責之。似過深矣。雖然。若區區愚陋之見。亦不敢不詳陳之。以求正於有道也。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今日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未遠一閒。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閒矣。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慍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顓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閒耳。顏子之

非禮弗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橫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無閒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卑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爲之訂其訛而祛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二十年進修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如何。蓋亦自愧其識趣汗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爲。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未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爲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爲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爲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

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材尤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恆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修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若某之至愚不肖。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眞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終日乾乾。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無恠乎所議論所自處者。如是之卑陋也。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與陸克深

時淵之知敘州。平生最厚。書簡多。僅存此稿。

自去秋兩奉書問之後。曠不嗣音。又五閱月矣。西望蜀山。隔越萬里。其如懷仰何。新正恭惟麾下。豈弟樂只。坐嘯黃堂。對此春陽。泰和一郡。爲喜爲慰。今秋考績。辦嚴入覲。未審能一過家上塚否。倘許見過。願示

歸期尙當相與烹瓠壺飯脫粟而話胸臆也某自抱病田閒學事農圃自種樹書相牛經之外莫之與談韓文公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有愧吾故人多矣所幸老親壽考康健子婦以下俱藉庇無恙不煩遠念鄉友謝鐸新除貴郡節推其人素有志行必能相與有爲以贊循良之治敍人之幸也因其行匆匆附此以道區區食貧旣久無可爲贈歲月苒苒世事悠悠明月千里臨紙凄其不具

與李廷章副憲

自南都握手爲別忽忽幾二十年緬懷高誼夢寐不忘遐想少時聚首玉堂從容詩酒之樂復可得耶前歲聞副憲嶺南道經敝邑又以山居僻左弗獲候見甚愧甚恨乃承不鄙寄示學的一書蓋念寡陋之學未得其的用是爲教惠我多矣茲審激揚所至吏肅民懷嶺海澄清特餘事耳慰浣良劇某跼伏田里奉親粗遣但離索旣久無良友輔仁之益毛髮日衰而德業不修爲可懼餘無足道者陳白沙先生起居何如曾相見否廣州通判陸瑾某之親友也爲人謹厚篤實可任以事幸垂青目視之因其行草草附此未閒惟爲道自愛

與林亨大瀚時爲諭德

耳冷誨言闔焉二紀嚮往之懷如水東注往歲承騶從道經弊邑而某適有紹興之行弗果候見意甚缺然後以拙作挽詩特附克深奉去而未承改教尤所望也曠不嗣音又幾二載不審比來起居何似聖明在上陽德方亨遠惟先生以麟經之學秉筆玉堂紀載先朝宏休偉烈作爲典謨以垂萬世儒道之光於

斯爲盛。凡在交游。與聞欣幸。某自病廢以來。侵尋十載。齒髮日衰。精神凋耗。無復當世之志。先生所知也。乃者天官過聽人言。移文所司查勘。至有筋力未衰。堪以任用之語。縣官不亮其情。不量事宜。迎合上意。輒以未衰誕謾回文。萬一或有後命。使之羝羊觸藩。進退失據。不重爲不肖之累乎。伏望先生軫念平昔從游之故。特以一言。達之當道。以寢其事。使僕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拜賜多矣。餘非所敢望也。

又

久遠道德之光。可勝懷仰。第顯晦殊途。無由承望顏色。望天上羣公之佩瓊琚。翱翔帝所。何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也。敢謂高懷雅量。念及陳人。寄示順天鄉錄。拜教良厚。主司有陸敬輿。取士必昌黎其人。天下國家之幸也。敢以爲賀。某以衰病退藏。去冬曾附狀起居。心事曲折。所懇於先生者。已詳具矣。茲不復云。幸爲少留意焉。庶見故人之相愛也。鄉友張吳。屢困場屋。充貢而來。其於盛名之下。服膺久矣。願求一見。以快平生。敢以此紙。爲之先容。且以道區區之萬一。餘惟心照不旣。

又時林爲祭酒

某自癸丑罹大故。倚廬待盡。與世疎絕。以故久久弗獲奉起居狀。然於平生受知之地。則未嘗忘也。茲及免喪。幸而不死。山居僻左。仰賢關若蓬萊。隔弱水千萬里。日夕惟引領北望。不審比來尊候何似。先生佩斯文之正印。司吾黨之會盟。方以道化辟雍。而陶鑄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爲恥。姻友朱隆志學頗篤。雖久困場屋。而未嘗少屈。其於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以貢至禮部。志欲登龍。聞一言以自

壯而無由自達。敢以此紙爲之先容。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固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某亦與有榮焉。

復黃仲昭

官南京大理寺副。以病在告。居莆。

別久不聞教音。襟抱如渴。忽承來翰。備審閑居無事。著書講道。足以自樂。欣慰可量。示及纂修閩志。所立義例。最爲精當。無可議者。但事目中先後次第。有不以類相從者。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類。而列於坑場土產之中。恤政一條。雜於陵墓古蹟之間。俱似未當。又人物類。流寓乃名人賢士。方伎雖小道。亦各有用於世者。不當次于神異仙釋之後也。凡若此類。更須詳定爲佳。餘非區區輩所能贊一辭也。某自索居以來。侍親幸無恙。但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進修不力。而碌碌無聞。爲可愧耳。他無足爲故人道者。

又時黃爲江西提學僉事

別久念深。有懷如渴。忽賀生來。得所惠教墨。備悉近況。且知奉行新例。而不獲于上下。有不安其位之意。不覺爲之長太息。何吾人之不幸。而直道之難行。有如是耶。所論出處之義。已於弋陽花生書中備言之矣。茲不復贅。所謂歛怨于下。則有二焉。百年以來。因循苟且。習以爲常。一旦欲矯而正之。不免大拂人情。爲衆怨所歸。此其責不在我。決不可以徇情而廢法也。若徒選年貌。而不較其文學。或所留者不及所退。則彼將有辭於我。是在我者亦有未盡。此則年兄所當愼者。及詢本生。乃謂先生之所甄罷去留。允當靡然。彼妄生非議者。特以不便其私之故。而非出於衆論之公也。於先生何病乎。且古之聖賢。若仲尼

子產爲政。人猶始謗而終誦之。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恠其然也。惟當置之度外。任其紛紛。則久而論定。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尊意以爲何如。

又

去秋人至。得惠教。并歲書鄉錄。俱已拜嘉。以乏便風。未遑裁答。今春又承封寄文選。曷勝愧感。但喻引年之疏。旣寢不行。則亦末如之何。且須寧耐。所謂蒞官行事多招謗尤者。蓋此時風俗大率以同流合污如鄉原之爲者。謂得中道。而守正不阿。特立獨行。則衆怒羣猜。以爲不近人情。在他人固無恠其然。而平日在吾黨之中。素有人望者。乃亦如此。則芝蘭變爲蕭艾。尤爲世道之憂。甚可嘆也。大壯上六。觸藩之象。最與時事相契。其所以處之之道。則聖人艱則吉之一言。教戒深至。先生觀其象變。玩其辭占。恆以其艱而施之於蒞官行事之際。若臨深履薄。而戰兢惕厲。無一事之敢忽。則庶乎其咎不長。而終有譽命矣。其或如是。而終不可處焉。則有飄然而已。先生何病乎。某惡積不滅。茲及免喪。家居粗遣。而身益衰邁。種種無成。深爲可懼。

又時黃致仕

自先生江西歸後。不通音問者。又幾越寒暑矣。懷仰之私。與日俱積。直道難行。而羣吠紛紛。古之君子所不能免。先生豈以是爲榮辱哉。惟求無愧於吾心而已。比日不審起居何似。諒惟獨樂園中自有深趣也。某守拙如故。道不加修。而衰頹日甚。無足爲知己言者。因家兄任長樂主簿之便。姑此以道區區。有可以

見教者幸毋金玉其音也。

與韓侍郎文·時任吏部·

昔以同年之雅。獲侍君子。屢辱教愛。銘刻不忘。後緣病廢。越在草莽。而雲泥迥隔。無由一望風采。徒切懷思而已。遠惟先生都俞廟堂。進退百職。翊贊大猷。永綏宗社。爲喜爲慰。而令郎克踵家學。接武臚唱。後先暉映。尤爲欣賀。舍姪拯。又托同年。獲續世契。皆藉餘庇。某爲天地罪人。苟活未死。久絕世望。過辱先生諸公。薦揚同升。忽有南雍之除。自知弗稱。具疏辭免。已曾奉狀起居。備陳心事。諒能達矣。乃者不意辭免之章。未蒙俞允。不勝憂懼。且以某之愚不肖。荷蒙朝廷恩典如此之厚。又有先生諸公知已在上。時可有爲。豈不欲依附末光。乘時一出。效其尺寸。以圖補報。實緣職任重大。而才力弗堪。加以老病衰頹。恐負朝廷委任。爲先生諸公之玷。又前時罕有僉事。陸祭酒者。今始於不肖。恐長奔競躁進之風。又休退多年。今驟得美官。而強顏復出。恐貽終南捷徑之誚。此某之所以深懼。故不得已再爲陳乞之計。然慮以煩瀆。獲罪伏望先生大鈞造命。有以委曲而成全之。得免鈇鉞之誅。而遂其所請。終老山林。則先生之賜大矣。因門生謁選。便敢以此道區區。仰止鈞庭。迺在峻極。未由瞻拜。惟有惓惓歸倚之私。不勝悚息之至。

又時韓爲司徒

不奉笑談。載更裘葛。傾企之私。與日俱積。曩承手教。憂時憂民。深以國計爲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爲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聖

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爲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歛。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爲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爲何如。某其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茲不復贅。萬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牆。無由趨拜。萬爲國家倍倍崇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楊惟新峻。時爲浙江方伯。

別久仰深。人情之常。況某素辱先生知契之厚者乎。春初嘗一再奉問。而曠不嗣音。忽忽半載餘矣。辰下秋暑猶酷。不審起居何似。緬想薇垣優暇。德履亨嘉。爲喜爲慰。近聞使司移文邵縣。查勘區區有無病痊回報。此某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蓋以蒲柳之質。多病早衰。辭祿歸田。爲日久矣。況今年餘六十。衰頹日甚。又自夏初以來。目病赤腫。視物昏花。至今不愈。豈可復求榮進。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侍奉湯藥。不可一時離側。亦不可以舍親而從宦遠遊也。雖承當道諸公。力相推挽。而某之自處。則斷乎不可出矣。今

有司官吏承望上司風旨。以爲繡衣舉奏。不可有違。輒以病痊申結。其爲不肖之累。何可勝言。伏惟先生相知有素。敢以此紙道其衷曲。仍令豚子具狀。赴司陳告。乞爲批下郡縣。從實勘報。更望以一言達之繡衣。得寢其事。使區區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二天之賜也。

與鄧侍御璋·庚申

仰暴公子之威名。慕韓荊州之雅望。爲日久矣。邇聞繡斧南巡。而宿蠹潛奸。一時洗盡。白叟黃童。歡聲載路。老朽何幸。獲瞻道德之光。而快觀澄清之政也。乃者不意先生飛章天陛。薦賢爲國。而不肖賤姓名。亦贅其末。此某之所深懼。而循牆退避。不敢當者。蓋古靈薦藁。必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疎無用之人。廁於其間。豈不有玷大君子知人之明哉。某自少時。應舉覓官。備員憲府。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淩有愧。辭祿歸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精神筋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爲名教之罪人乎。昨因晉謁臺下。已曾具陳卑悃。今辱移文查勘。所司官吏。承望風旨。不使知聞。輒以病痊申報。是使之退退維谷。非惟爲某一身之累。亦恐有誤盛德明揚之公。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仍令豚子具詞陳告。惟先生憐之念之。特爲寢罷前奏。行仰有司。從實勘報。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感知己之恩。雖沒齒不能忘也。

與鮮御史冕

伏承移文郡縣。欲爲不肖建立優禮。耆宿坊牌。以昭國恩。及將吏部公文。勒石鄉賢祠內。以勵後學。甚盛舉也。但某非其人。濫叨耄耋之年。素無學行之實。碌碌於世。虛負此生。甚爲可愧。何幸遭遇仁人君子。敬老尙賢。不鄙衰庸。飛章舉奏。稱美過情。誤蒙恩旨褒嘉。令有司以時存問。已爲過厚。非所宜堪。而公移下頒。又於存問之外。加以立坊刻石二端。則尤非分所當得。在先生盛德。不過憐其老而優之。而不肖自揣。則何德可以表厥宅里。何善可以勒諸貞石。未免貽笑於鄉人。而取譏於後世。此某所以不容不辭免也。又某於年少之時。嘗忝鄉薦。及舉進士。世俗皆有坊牌。尙且力辭不爲。今老病垂死。晚節末路。乃復爲此。豈不喪失平生之所守乎。況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不宜興作。雖曰事不勞民。亦非當務之急。竊恐外議謂先生私愛不肖。而過於傷惠。又未免爲盛德之累。此某所以尤不得不盡言以辭免也。伏望先生愛人以德。卽命所司。停免此舉。使區區晚節不虧。則拜先生之恩賜大矣。特在知愛。敢布腹心。惟勿罪萬萬。

與陶都憲

夙欽偉望。未獲一瞻。睟容恆切傾慕。昨聞節鉞光臨弊邑。晉謁臺下。飫聞高論。式慰平生願見之私。何其快也。但聞先生近有奏草。薦進諸老。固爲美事。而以不肖賤姓名。廁於其末。則甚非所宜。老耄蠢愚。素非可用之才。而疾病龍鍾。旦夕且死。豈有斯世之望。前後屢辭恩命。皆以是也。豈足以辱古靈之薦藁。而上誤大君子知人之明也哉。萬希於奏牘中。削去賤名。使得安其愚分。終老山林。則先生之恩賜大矣。

與邵國賢憲使寶·號二泉·

竊聞漢人志龍門之登。唐士願荊州之識。其所以致人景慕者。豈無自然而然哉。蓋以天下之楷模。人物之權衡。莫不欲被其容接。經其品題。庶可以收名而定價也。今吾二泉先生。以當代人望。來爲一道福星。浙中後學。仰若泰山北斗。咸有登龍識荆之願。而以不得出門下爲恥。然無階而進者亦衆矣。吾邑之士。有朱隆者。少有俊才。好學攻文。往時提學小試。取居首選。不幸命與時違。久困場屋。今雖老矣。名在選部。而志猶未已。尙欲一奮於桑榆。凡吾郡新進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其意以爲科第之得失。固有命焉。非所敢計。但吾浙有臺長邵先生。而不得一見。則虛負此生矣。索書以爲之先容。伏望先生賜之容接。或考其文業。而加以品題。使老困場屋者。無抱璞荆山之悲。非惟此生之幸。某亦與有榮焉。

又

前歲辱手教。謂有人作砥柱圖。而命區區爲贅數語。顧惟衰病昏耄。不能辦此久矣。而砥柱之圖。又未審何爲而作。未達其義。莫能贊一辭也。敢謝不敏。今春又承來教。謂有客爲占範數。而未知其占法合古人否。某舊讀蔡氏書。尋行數墨。妄以己意窺測。略得一二。未能究極底蘊。欲就正於先覺。而不得其人。恆以爲恨。今此客之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圖。似與蔡氏不同。蔡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爲一。兩偶爲二。而奇偶爲三。每以初揲之數爲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爲目。而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爲一。綱二而目二。則爲二。綱一而目三。則爲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爲四。綱二而目二。則爲五。綱二而目

三則又爲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爲七。綱三而目二爲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著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爲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爲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爲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爲元吉。原之二則爲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爲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爲橫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客乃以縱二橫四。列爲兩圖。則蔡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況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爲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雜取其八。縱二橫四。今則縱二既取其八。而橫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某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月。用日。用時之說。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橫四圖下。亦寫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屬未明。況其所占謂得數之實。而

述蔡氏所係之辭。以爲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言所得實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林谷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強以爲知。茲承下問。而觀其占圖。尤所未達。敢用封回。詳具所疑。而求教焉。伏望以僕所疑。詢問此客。求其明白切要之論。以內篇之書。明以見教。而決所疑。爲幸萬萬。

與吳提學伯通

久稽奉問。渴仰無量。忽承寄示禮闈論秀之書。甚感甚慰。且聞將有雲南憲長之行。僕始爲愕然。而終乃躍然。人皆以爲邊方夷俗。非所以處先生者。此殆不然。吾夫子不鄙九夷。以其所居而化也。昔者蜀之與閩。皆夷地也。自文翁爲郡。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常袞爲觀察使。而曼胡之纓。化爲青衿。人材駸駸與上國齒。孰謂夷之不可夏乎。朝廷以是而命先生者。蓋將先德禮而後政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將用夏而變夷。又安知異時南詔之俗。不爲今之閩蜀乎。聖天子之所望於先生者厚矣。先生其勉之。毋使文翁常袞得專美於前也。所憾焉者。特以浙中士子。失所依歸。而某之庸陋。無由親炙。爲不使其私耳。因庠友吳珣考貢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與陳提學

夙欽令德。無由承教。恆切傾企。每欲致書。以道嚮往之懷。而以未獲一瞻光霽。恐蹈未同而言之咎。以故弗果。近見仁和李教諭。謂不肖曾有三書到於門下。某聞之。不覺駭然驚異。以爲恠事。某昔以閩憲謝病。

家居數十餘年。彼時二司諸公。多故舊相知。荷蒙時賜存問。及惠寄歷日。來人要索回帖。則以數字奉謝。此外未嘗敢通書問。而有所干瀆。人亦諒其狷僻。無有以公事相干者。況今年幾八十。臥病窮山。杜門待盡。一切世事。久已謝絕。又與近來當道諸公。了無半面之雅。豈應有此。必有浮薄奔競。僞爲區區之書。以欺罔先生者。雖不知爲何人。所言何事。在區區不才無行。不足取信於人。爲其所賣。固不足惜。近在先生陶鎔之下。乃有此輩。其有負時雨之化多矣。萬希以某之墨跡字畫。考究虛實。而鳴鼓以聲其罪焉。庶可以革欺罔。抑奔競。而正士風也。衰耄龍鍾。不知進退。干冒尊嚴。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與韓僉事邦奇

某臥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寢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息焉。真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觀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謂須累黍爲九寸。然後用蔡氏多截管之說。又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氏未盡之蘊。而爲之註釋圖象。詳其算數。尤有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止爲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敬歎敬服。茲辱手教。過相稱許。旣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贅言於首簡。則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算數

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穎敏過人之資。兼乏師友。相與講明問辯。而於祖冲之之密率算法。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爲欠伸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荒蕪。心神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先生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能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明律呂之學者。爲之序引。斯足以開示蘊奧。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億說。未免佛頭上着糞。爲荆公所笑矣。此某所以循牆退避。而不敢當也。萬惟矜其不能。勿以方命爲罪。

與周方伯孟中

昨承來教。所論直夫、定山、仲昭甚當。但直夫之出。猶爲彼善於此。第恐不能有所爲。袖手而歸。不若不出之爲愈也。蓋螻蛄易缺。鰈鰈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無恠其然也。嘗謂古之君子。若龜山和靖。晚節之出。猶不愜衆望。而況於後之人乎。今日負天下之重望者。無若先生。以衆論明揚。來牧大藩。吾人望治。甚於饑渴。先生其尙有以使民不失其望哉。我獨二天。非所敢私。今歲鄉間之旱。大異常時。非惟私計可慮。亦在位者所當憂也。某之不肖。不齒於世久矣。豈足以當人物之稱。先生特戲之耳。自離羣索居以來。屑屑於衣食。道德無聞。而老景日迫。可嘆可愧。思欲一望顏色。以求警誨。而薇垣深峻。無階可至。徒切恨然耳。

又

近辱手教。知往歲有悼亡之戚。不勝驚嘆。遠不及聞。久失慰問。爲罪萬萬。三復來教。又有冬初於城外閑

靜處會談之約。此僕之素願。固當如教。但於中有費區處者。楊方伯。某之同年。交契素厚。今年正月。曾有書邀遊西湖。某辭不赴。今赴先生之召。恐有親疎厚薄之嫌。以故未果承命。若先生與彼同行。庶乎其可。又二司諸公。多不相識。到杭之日。分須參拜。若無交而謁。似與未同而言。其色赧然者不異。若固執不往。恐或以過門不入爲憾。則進退有維谷之懼。僕之疑礙。有此二者。若之何其可也。前輩謂薄俗好點檢人。過失而吾人舉動。亦自有不可苟者。惟先生裁處。而見教焉。使某獲免於罪戾。敢不惟命是從。倘有未便。姑且遲遲。須更商度。別求一會可也。

與徐方伯

夙欽高誼。久望下風。雖末由趨拜門牆。一瞻光霽。然獲受一廛而爲氓。日與田夫野老。出作入息。耕食鑿飲。咏歌愷悌之政于甘棠之下者。已非一日矣。近者忽聞使臺移文郡縣。查勘某之筋力何如。是雖大君子明揚之盛心。而非衰朽無能者之所敢當也。昔壯時謬叨任使。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辭祿歸田者。已十有餘年矣。況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筋力精神。衰憊不支。決不可以奔走於宦途。又有八旬父母。老病在家。甘旨湯藥。乏人供奉。不可一時離側。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其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爲名教之罪人乎。有司官吏。承望風旨。不容辭避。輒以筋力未衰。妄行申結。其事之欺罔。不但爲區區一身之累。亦恐其上玷君子知人之明也。敢以此紙布其腹心。惟先生其憐之念之。將前項文案駁回。令有司從實勘結。以完勘合。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感知己之恩。雖沒齒

不敢忘也。

與吳亞參

昨承以鄉賢祠志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愚不肖者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避。茲用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爲遺事。又錄其所述作。以爲遺文。分爲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爲人之實。然來教又謂前所議勳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以爲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區區學術荒疎。識見果陋。不足以當此任。黽勉纂輯。以復尊命。不過塞責而已。其閒有去取未精。采摭未備者。惟以高明之見。參酌而刪定之。以見教幸甚。大概登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後可。惟高明之選擇。其留意焉。

與張都運吉

願識荊州。爲日久矣。昨歲承過訪。獲奉高論。式慰平生傾慕之私。別後又辱專人惠書。意尤渥厚。老耄何以得此於執事哉。甚感甚愧。比日不審宦況。何似。遠惟仁人君子。先憂後樂。雖處江湖之遠。不忘宗社生靈之念。今天時人事如此。先生亦豈能悠然乎。某衰病日臻。死在旦夕。猶懷杞人之憂。世道之責。所望於先生諸公者不淺也。因舍姪贊應試之便。草此以道區區。有可以見教者。幸毋金玉其音也。未由會晤。以悉所懷。邇風淒其。有慨其嘆。

與林居魯

沂·金華推官·陞工部主事·時在浙江抽分·

相別數年。雲泥迥隔。雖不敢僭通起居之問。而緬懷高誼。則未嘗一日而忘也。乃者側聞執事以道事君。侃侃立朝。累進讜言。上裨新政。四方想望其風采。豈不偉然大丈夫哉。但以賤姓名亦形奏牘。則非其所宜。使人悚愧不已。蓋古靈薦藁。必皆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疎無用之人。廁於其末。豈不有玷。知人之明哉。此執事之所當審也。抽分之政。或謂事多遲滯。致有鬱攸之災。使人嗟怨。不知果然否。如其然也。恐招物議。更宜速之爲善。婺郡今秋旱災爲甚。雖大家亦不免艱食。而況細民乎。人心惶惶。莫知攸濟。意外之虞。未可逆覩。諒仁人君子。軫念甘棠遺愛。必將爲之隱憂。敢以爲告。某也偷安田里。坐閱歲時。雙蓬蕭索。非復故吾。讀書養親之外。日與田夫牧子相過從。所務者農圃小人之事耳。其視故舊諸公。闊步雲衢。高談內聖外王之道。於廣廈細氈之上者。不啻天淵之遼絕也。何敢上煩賢士大夫之齒及也。耶。特在知舊。敢私布其腹心。惟執事其曲全之。

與趙知府叔鳴鶴

某老病非才。不足比數。荷蒙邦君先生盛德。累承眷念。非言可旣。茲有一事於心未安。敢以情告。先生近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坊牌。則區區賤姓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以官爲身外之物。不敢認爲己有。況此亞卿顯職。尤所不堪。旣嘗具疏以辭之於朝矣。今乃立爲坊牌。以誇耀鄉人。未免爲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閤然自

號欲從事於尙綱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尙綱之義。此尤心所不安。而不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面辭。弗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懼。伏望先生諒其夙心。亟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堂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爲光明。而財用亦不爲虛費矣。愚見如此。萬惟矜察。勿以方命爲罪也。

與劉知府惟馨菴

某至愚不肖。雖嘗志學好古。而少不自力。老至無聞。不齒于世久矣。荷蒙邦君先生盛德。攜謙賓賢下士。一見遂如舊識。而待以知己。又辱千乘。枉顧衡門。自惟衰晚。何幸遭此。恆思所以爲報而未能也。竊聞古人有云。報德莫如盡言。故敢冒進狂瞽之說。以冀高明之采擇焉。伏惟明公以當代偉人。負天下重望。正色立朝。危言震主。凡所建明。皆懇懇乎愛君憂國之言。章疏一出。四方傳誦。莫不想望其風采。今而奉命來殿吾邦。邦人父老。室家相慶。以爲民之憔悴於虐政者。自今其有瘳矣。何者。君以民爲天。先生之愛君如是。豈不知所以愛民乎。國以民爲本。先生之憂國如是。又豈不知所以憂民乎。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溪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一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況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丐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役之勞乎。先王救荒。有散利薄征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散利以賑其

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二而用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興作。雖用民力。而皆廩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正公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其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饑而死乎。先王月令於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爲此事決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爲此說。以誤先生耳。夫修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隄岸。殺水勢。以衛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爲。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爲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爲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爲寇。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爲龔爲張而爲檀李者。乃先生之餘事耳。尙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和。則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智伯之難而出走。不取長子之城厚完。與邯鄲之倉庫實。惟取晉陽爲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務德政。而好土功。亟城其邑。而又溝其公宮。彼固以爲無患矣。然民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絕。豈能據至於是邦。而一旦卒然浚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下。而啓奸雄不軌之心。

豈若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爲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爲愈乎。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修築隄岸之役。蓋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於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隄。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隄。以殺水勢。使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事於荒歉之餘。沍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爲尤難。填塞下流之地。以爲高岸。障迴南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又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隄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潦暴溢。洪濤巨浪。隄不能禦。而或潰焉。則爲勞而徒費。又況水爲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卽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卽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爲。豈可以人力而求勝乎天哉。惟當行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敗。終於無成。故昔人論治河者。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鬪。將毀王宮。靈王欲壅防穀水。使之北出。以保全王宮。而太子晉諫之。以川爲氣之導。不可壅防。鬪川以飾宮。是佐鬪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爲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爲築隄之役哉。況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修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爲愈哉。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來。未嘗浚也。而今忽

浚之雙溪上流。自昔所聞。未有隄也。而今忽隄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爲吉爲凶。爲悔爲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爲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某處山林之下。本不敢妄議官府之事。特以過蒙知遇之厚。而欲成盛名之美。固不敢不盡其愚。若其言之用與不用。則非所敢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息之至。

又

某老耄不才。衆所不齒。過辱先生盛德。眷存獨厚。莫知所報。甚感甚愧。近忽傳聞。謂先生將爲不肖營建居室。某固以爲傳者之妄。繼而舍姪生員。回自郡城。亦謂聞有此舉。某且驚且懼。以爲此雖先生憫老恤貧之盛心。而甚非不肖所宜堪也。必將外招物議。謂先生私愛一人。過與傷惠。而某之取非其有。亦爲名教之罪人矣。昔晏子以其君顯。大有功於齊國。景公爲之作室。晏子固辭而不居。今某叨處滕廩。久荷高明知遇。於郡政未嘗有毫分裨益。豈宜多受大賜。況今老病龍鍾。杜門待盡。則陋巷蝸居。乃其素分。若復寵以廣廈高堂。而貽笑取譏於君子。則爲無妄之福。寧不自取無妄之災。深爲可懼。此愚所以循牆退避。而不敢當也。伏望高明察其卑悃。卽爲停止。而斂大惠以播揚仁風。輕徭薄賦。以全活八邑之罷民。則某也受賜多矣。

又 時劉領土兵守遂安
·防江西之寇·

自月初於蘭谿教場送別。一向不知動履何如。惟切企仰。今早忽奉手教。聞江都闕又失利。則賊愈無忌。

憚矣。大概此賊亦無深謀。多是夜行偷劫。及明行誑誘。而我之統兵者。罕有折衝禦侮之才。行無紀律。居無守備。而肆意求安。號令失宜。進退無據。而輕信寡謀。故兵雖衆而反爲賊所敗耳。爲今之計。莫若嚴固隄防。夙夜弗懈。恐其乘虛掩襲。又須多差乖覺兵士。深入賊所。體探事情。使我軍常知彼之動靜。而彼不測我之虛實。然後不時選銳士出奇兵。以攻其無備。則賊必可破矣。若夫招撫之說。必須大勝一場。使其心膽喪破。然後可行。不然。則我以僞招。彼以僞應。終於無益也。

又

拜達彌月。企仰益深。昨奉前月十七日手教。知進兵遂安消息。已經備陳愚見一二。求教。未知能達左右否。茲奉二十五日教墨。又知賊已少退。猶未出開化之境。而慮其復來。欲爲深溝高壘之計。此固是一策。竊謂此賊初非豪傑之才。不過以烏合之衆。所志皆在金帛子女。亦無深謀遠慮。豈有不可破者。特吾之主兵者。輕舉寡謀。全無統紀。十羊九牧。此進彼退。甲可乙否。誠如來教所云。所以未能成功爾。事既如此。無可奈何。不如各自爲守。各自爲戰。若四面圍之。不墮其計。則彼無所抄掠。何以爲食。不久當自潰矣。若各營更迭出兵。攻其無備。則其破之爲尤速也。但聞四方邊報甚警。大同受圍。則時事又有可憂者。但夷虜亦無大志。不過擄掠而已。不爲大害。惟恐內外交作。不得安息。釀成大患。則爲甚可憂也。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三

書簡

與謝木齋閣老遷·辛酉仲冬

竊惟稽山鏡水。孕靈毓秀。篤生儒英。以棟幹斯文。黼藻王度。爲邦家之光者。宰輔則有杜正獻。李莊簡。倫魁則有詹曠。王佐。莫不表表於當時。然詹王乏杜李之相業。杜李無詹王之大對。猶未足盡發吾越山川之奇。兼是二者。其惟先生乎。在成化中。先生以雄文邃學。大魁天下時。某由閩憲書滿入京。始獲一瞻几几之容。固已決知爲今日之王沂公矣。昨聞大拜。某雖臥病窮山。亦且踴躍而起。爲天下賀。屢欲修致一箋之敬。又恐塵埃之姓名。草茅之書問。弗可上瀾記曹。以故不果。近因門人董遵。還自都下。爲言盛德。不鄙衰殘。寄聲存問。九鼎一言。自雲霄飛下。枯槁爲之生春。慰感當何如耶。某也老大無成。虛負此生。又以罪逆不天。遭罹大故。倚廬待盡。已絕望於斯世矣。不意朝命誤有南雍之除。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庸劣老耄。非所宜堪。若貪冒寵榮。忝竊非據。非惟物論所不容。而不模不範。弗勝厥任。豈不有負明揚盛心。爲先生諸公玷乎。敢具奏牘。備陳卑悃。祈免新秩。以安愚分。若蒙鈞慈。獲從所請。終老山林。不勝榮幸。翹首門牆。無由瞻拜。聊憑泓穎。以道區區。辰下一陽復亨。伏惟先生訐謨帝廷。妙贊元化。式膺道長之時。敷

錫大來之慶。以福羣生。某亦與受賜焉。

又甲子在監中寄

維秋之杪。萬寶告成。伏惟一德元老。端委廟堂。恢張時雍。天同神化。百靈孚佑。鈞候多福。某竊聞之。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昔我聖祖開基。以戊申踐祚。十有七年。歲當甲子。而經世之具。制作大備。一新寰宇。垂萬世無窮之休。迨今百數十年。當豐亨豫大之後。有日中月盈之虞。法久弊生。事窮當變。損益盈虛。勢所必至。惟皇上以戊申御極。今十有七年。又當甲子。豈非世道一新之會。而黃帝堯舜通變之時乎。乃者渙發綸音。布告在廷。謂弊政多端。而欲求革弊事宜。是乃天啓聖心。以大有爲之機也。以大有爲之君。當大有爲之時。而秉鈞當軸。又有諸老先生名世之賢。從容帝所。道叶乾心。謨明弼諧。必將以洪武聖政。啓迪宸衷。端本澄源。立綱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以復洪武之治。以上副聖主圖任仰成之意。則天下幸甚。時不再來。機難輕失。先生其敬念之哉。某衰老無似。過蒙夾袋收錄。俾之待罪南雍。又辱灑落翰墨。曲賜存問。慰藉勤厚。而獎與過情。豈勝愧感。思竭駑鈍。以報知己。而才力有限。疾病相仍。不堪鞭策。視事已踰期月。課績全無毫分。政教弛廢。而莫能興舉。士習偷惰。略無少變。既負尸素之愆。又加衰憊之甚。將速顛躋。恐爲門牆之累。敢用具疏乞骸。願賜罷歸田里。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不惟監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所欲言。萬惟上爲國家益隆保衛。以慰四海具瞻之望。

又

竊惟自昔賢人君子。由龍首而登宰輔者。在宋則呂文穆。王文正。李文定。宋元憲諸公。在本朝則曹。陳。商。彭。暨我木齋先生。僅僅數人。其間受遺輔政。托孤寄命。則惟文正與先生耳。文正當仁宗之初。正色立朝。夷險一節。裁抑權倖。近習不敢窺覲。而帝德日就。基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先生經濟之略。具見於洋洋大對之初。而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自知政事。贊襄密勿。裨益弘多。凡所論列。皆係安危。而今又膺顧托之重。天下之士。莫不以文正望先生。某則以爲姑舍是。而先生之所願。則伊周焉。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於門下。未嘗效一日灑掃之勞。而叨荷知獎。獨異於衆。昨因具疏乞骸。僭以愚慮。上瀆高明。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自揣妄庸。宜加譴斥。乃蒙降屈威重。還賜鈞翰。撫存開納。禮意厘厚。恭惟此恩。何以論報。某今年滿七十。而疾病蓐臻。首邱在念。無復可求。以酬知遇。揆諸禮法。決須納祿。用敢重申前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牆。無由趨拜。乞爲天下之重。益加保愛。以綏億兆。不勝至願。此外有別疏。聊致犬馬報上之誠。雖皆腐儒常談。要皆今日所當務者。倘蒙采納。以聞于上。不勝幸甚。

上洛陽劉閣老健。甲子九月

某在成化初。備數詞苑下僚。嘗獲瞻拜几几之容。竊伏下風久矣。未幾而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以故弗克灑掃門下。恆用慊然。乃者獲聞大拜。私竊慶幸。欲爲天下蒼生一伸賀忱。而草茅疎賤。無由徹

聲于下執事。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頌而已。比日秋清。伏惟先生歸然舊德。格于皇天。訐謨帝廷。妙贊元化。百靈孚佑。萬福來崇。良慰下懷。某迂疎寡陋。弗堪世用。加以老病衰頹。愈無足齒。近蒙朝命。待罪南雍。仰荷陶鎔之賜。與天無極。而林尚書來。又辱寄聲垂問。九鼎一言。自天飛下。枯槁爲之生春。其感恩當何如耶。思竭駑鈍。以酬知己。而才輕責重。覆餗是虞。日夕憂畏。疾病侵加。不能事事。有辜委任。恐爲門牆之累。敢用具疏乞骸。願賜罷黜。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非惟監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扉。無階參覲。敢祈爲國自愛。以上副九重倚注之心。下慰四海具瞻之望。不勝拳拳頌禱之至。

與李西涯閣老 東陽

昔者先生以雄文邃學。翱翔羣玉之府。校讎蓬觀之編。某忝備數下僚。獲瞻道德之光。私竊慶幸。夫何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弗獲侍教門下。徒切傾企而已。乃者獲聞峻秩禁庭。均儀揆路。紫霄玉清。筆宣皇澤。太微天柱。神會帝謨。文章事業。磊磊掀天。蓋自楊文貞以後。一人而已。思欲修致一箋。爲天下賀。而懼有援上之嫌。以故弗果。過辱盛德。緇衣爲心。不遺遐遠。雖以某之迂疎寡陋。世所不齒者。亦蒙夾袋收錄。俾之待罪成均。而去歲同郡潘吉士回。既辱寄聲垂問。而謝方石亦道盛意。所以慰藉之者甚厚。顧惟不肖。何以得此於左右哉。感刻之私。非言可旣。 後同劉書

某竊惟自昔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不難於明良際會之時。而難於主少國疑之日。故阿衡左右之功。在太甲之克終厥德。而周召篤棣之勳。在成王之揚文武烈。厥後霍子孟。諸葛孔明之托孤寄命。固無負矣。而輔成君德。猶有愧焉。今先生二三元老。處伊周之地。膺顧托之重。同寅協恭。朝夕啓沃。嘉謀嘉猷。內告外順。凡所論列。皆係安危。柱石乾坤。永綏宗社。天下之士。莫不以伊周望先生。而致吾君於太甲成王之盛。先生其必有以副天下之望哉。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衰病餘生。弗堪從宦。昨因具疏乞骸。妄以小夫竿牘。上瀕記曹。荷蒙盛德。俯念陳人。鈞書陸離。自天飛下。不惟仰見位望勳業之隆。自視欲然而於不肖曲賜獎借。眷念有加。曷勝感激。三復鈞翰。身教之言。端爲確論。是惟躬行之君子能然。而某非其人也。何足語此哉。慚罪慚罪。示及方石之歸。與直夫孔陽之不幸。尤用憮然。方石固非得已。而下情之不得已者。抑又甚焉。陳莊之年。與某相若。而彼皆已逝矣。衰病殘軀。亦豈久於斯世哉。首邱在念。憂戚百集。敢復再四申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生死肉骨之恩也。黃閣在望。瞻拜無期。乞爲國家倍加崇重。以光輔聖明。永福羣生。不勝至願。

與楊遂菴閣老一清

某以老病。養疴田里。獲聞先生德業文章。名于一世。敷歷中外。實大聲宏。切懷願見求教之私。而無由灑掃門下。一瞻道德之光。徒用慊然。繼聞大拜。晉宅百揆。位總三銓。忝在陶鎔之下。與斯世民物同一欣賴。詎意荷蒙盛德禮下。以周公吐哺爲心。天下之士。悉爲桃李。而衰耄不肖如某者。亦辱存問。近潘少卿及

俞通判回兩承家集之貺。鈞畫陸離。自天飛下。枯槁爲之生春。顧惟庸劣。何以獲此於大君子哉。慚罪慚罪。竊聞朱子有言。天下將有非常之變。天必預出非常人以擬之。若漢平勃。唐狄張。宋李伯紀。趙子立。皆其人也。乃者逆瑾擅命。安藩不軌。賴有先生密贊大謀。外平內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謂非天生非常之人能若是乎。今四方多故。而前星未耀。有識凜凜。慮有意外之虞。畏天命而悲人窮。以安社稷爲悅。此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也。而或者乃謂先生近有丐歸之疏。豈天意乎。周公雖處流言之變。而不忍遠去王室。其意固有在也。先生其念之哉。仰止黃閣。迥在峻極。無階參覲。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頌。無任拳拳祝願之至。

復鵝湖費閣老宏·丙辰元夕

僕往年聞先生以雄文奧學。大魁天下。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四方想望其風采。于時已懷求教之心。而屏處窮山。望玉堂西掖。在紫薇碧落之間。不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可仰而不可近也。徒切拳拳而已。去年之春。先生命駕還朝。道經弊邑。某時方在憂中。與世疎絕。竟不聞知。所謂君子之至於斯而不能一見。殆封人之不若矣。愧甚恨甚。忽拜誨緘。寵以文帋。乃知先生亦欲枉顧衡茅。阻雨而返。又何鄙人之不幸也。及捧讀來教。謙德滿紙。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豈不肖所敢當哉。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象數之外。有以仰見先生識之卓而志之偉。不爲世俗淺陋之學。而不自滿足。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爲不可及也。某非其人。何足以辱來教。敢誦所聞而求正焉。蓋自蜀書出。神

物生而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爲卜筮之用。若捨是則無以爲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原。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捨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警學之贊。與程子敘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心將大有所得。若區區之迂僻庸陋。數墨尋行。童習白紛者。何足與語此哉。而虛辱來教。不勝其芒在背而賴有泚也。罪逆餘生。筆硯久荒。是以有稽裁謝。負罪不可言。茲及免喪。適嫗友朱隆應貢之便。謹布此以道區區。

又

近唐御史回。辟鈞翰下頌。兼賜絹幣。以爲區區得子之賀。甚感甚愧。顧惟衰耄。久曠脩問。負罪無量。而過蒙盛德。眷存彌厚。某年踰大耋。而冢子冢孫繼喪。止遺一子。久患瘡疾未痊。深以無後爲憂。今而得此。雖可喜而亦可懼。恐不能待其長成也。姑以寬目前之慮。而付命於天耳。豈足以勞大君子之俯念。而承重貺也耶。乃者傳聞相府橫罹外患。傷及先墓。甚爲可恨。但患非自掇。乃易所謂無妄之災。先生何尤焉。昔魚朝恩使盜發郭子儀父之塚。捕之不獲。朝廷憂其爲變。而子儀乃發罪己之言。不咎諸人。由是上下皆

安先儒稱子儀能審輕重。度大小。以爲可與權者。豈可議其薄於孝乎。今先生之盜。意必有陰爲之主者。先生處之以道。不窮極其訟。又有得於易所謂訟不可成者。非以子儀之心爲心者乎。可謂善處變矣。敬嘆敬服。辰下淑氣回春。君子道長。伏惟先生德隆望重。四海具瞻。大來之福。不假言矣。但今時事多艱。民困日甚。西狩之歸。未期。祈招之詩。不作。君實豈容久於獨樂之園乎。昔江古心以世道之責。而委重於文狀元履善。老夫亦以先生爲今日之履善也。先生其亦以蒼生爲念哉。

與東白張學士廷祥元禎

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羣儒。總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卽今之韓魯也。某久辱知愛。與聞欣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上以彰緝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愷共鯀。皆莫能遁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其權重於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爲志。萬勿以姜斐之言而自阻也。某今年滿七十。誼當納祿。而衰病並臻。弗能事事。深負尸素之愆。懼招負乘之寇。以貽知己之羞。敢用再四乞骸。必冀矜從。願借一言於當道處。成全其歸。則生死肉骨之恩也。木天在望。瞻拜無期。萬希自愛。

上馬太宰文昇

昔在先朝。先生簪筆螭頭。風采凜然。而百僚以肅。某時方舉進士。忝綴末班。獲覩伏犀於萬玉之表。私竊傾慕。而未由拜謁門下。未幾而獲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養痾林下。幾三十年。側聞先生敷歷中外。實大聲宏。德望重朝廷。勲業著邊陲。膏澤覆天下。尤切嘉嘆。以爲天佑國家。將使億萬年無疆維休。用生耆儒。篤棗元后。明良之會。豈偶然哉。比日秋涼。伏惟端委廟堂。雍容道揆。進退百職。穹祇叶相。鈞候多福。爲喜爲慰。第以勢分遼絕。弗敢上訊起居。而林冢宰來。乃承盛德。垂問下僚。鈞畫陸離。自天飛下。三復悚息。曷勝感激。某以非才。誤辱薦進。待罪南雍。仰荷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才德淺薄。奉職無狀。弗能變化士習。造就人才。以補報萬一。虛負任使。爲知己之玷。加以老病衰頹。日甚一日。不能事事。竊祿何顏。敢具奏疏。乞賜罷免。伏望鈞慈。特爲敷奏。得從所請。則爲賜大矣。外有別疏。條具監中積弊。并希采納。酌所宜行。

與黃文選備

某昔由閩憲謝病歸田。適當先侍郎典選之日。某得成全其歸。弗虧素履。皆先侍郎之賜也。感激之私。非言可旣。今先生之踐世職。銓量人物。大明黜陟。乃欲驅某以出。而不容辭避。其亦異於先公矣。某竊以爲先生之愛某。雖至。猶未若先侍郎知某之深也。以某之庸陋迂疎。弗堪世用者。而使之強顏來此。洗荷鉏之手。而執經。未免與衆柄鑿。則諸生其無笑于列者乎。處非其據。將速罪戾。恐終爲先生諸公之玷也。惟先生矜其不能。早賜汰罷。以終先生侍郎之惠。則幸甚。

與謝方石鳴治鐸·時爲侍講

往歲先生被命還朝。不鄙賤愚。特厯枉顧。眷存良厚。而某適以私冗。弗遂釣臺之約。愧負不可言。去秋曾以鄙陋之言。托仁夫進士。奉呈求教。極知獻笑。聊以道其區區愛助之私。其於大君子出處之義。曾不足以窺測萬分之一也。倘承批其乖謬。而示教焉。爲幸萬萬。允達去京。久無消息。或者乃有不祿之傳。何天道之夢夢。而吾人之不淑。有若是耶。殄瘁之悲。想同傷痛。剝極必復。天意攸存。遠惟先生秉筆玉堂。陳幹斯文。奎壁揚輝。有相之道。四方多士。斂衽下風。豈非吾鄉碩果得興者乎。欣羨欣羨。鄉友張昊。久困場屋。以貢來京。久欽盛德。思欲一登龍門之爲快也。敢以此紙爲之先容。得與其進。光榮多矣。某之衰朽。瞻望門牆。末由承教。明月千里。臨楮惘然。惟爲吾道自愛。

又時謝爲北監祭酒·辛酉

某罪逆餘生。倚廬待盡。百念俱灰。獨於平生受知之地。未嘗敢忘。去年之夏。聞先生過金華。辱寄示總山集。甚慰所懷。而山居僻左。弗獲一望顏色。以承警誨。恆用慊然。今年春。門生董遵。回自都下。始知先生膺召復出。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又陳昌言以裨時政。甚愜輿望。某時方哀恫罔極。未暇悉其詳。亦末由致一箋之敬。慙罪慙罪。邇者忽聞朝命。有南雍之除。自惟才德淺薄。而老耄及之。豈足以步先生後塵。若貪冒寵榮。不知遜避。是爲乘軒之鶴。在墉之隼。非惟物論所不容。亦恐用非其人。爲當道諸公之累。茲已具疏辭免。願得先生一言。爲陳卑悃。達諸當道。俾遂所請。爲榮多矣。因門生陸震。與舍姪拯。會試之

便。聊此以道區區。震拯亦夙欽盛德。志欲登龍門一言以自壯。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亦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也。某亦與受賜焉。

又

家門不幸。荐罹凶禍。先人棄諸孤。甫經祥練。而季弟繼亡。二喪並舉。哀恫罔極。孤苦無聊。已無意於人間。世矣。過辱盛德。不鄙衰殘。特書慰問。且致賻焉。恩意勤懇。哀感無量。但來教獎與過情。非不肖所敢當。慚悚慚悚。舍姪來京會試。又承教愛兼至。視同骨肉。尤深愧荷。區區辭免之章。未蒙俞允。不勝憂懼。恩厚命嚴。豈敢有違。但量能度分。實所不堪。而老病衰頹如此。強顏復出。豈不貽笑取譏。爲先生諸公之玷哉。茲不得已。再爲陳乞之計。恐以煩瀆獲罪。萬望以一言達之當道。得寬斧鉞之誅。而遂其所請。終老山林。則先生之賜大矣。

又癸亥八月

衰朽無能。忝竊非據。自知弗堪。深以負乘爲愧。再疏辭免。滿期必得所請。詎意成命莫回。不容辭避。茲不獲已。強顏復出。林慚谷愧甚矣。且以某之不肖。使步先生後塵。此昔人所謂老師補處。吾何敢者。大懼續貂之難也。前後免牘之上。皆荷盛德維持調護。獲免罪戾。已深感刻。又兩承手教。勉令就職。尤荷眷存之厚。但自夕陽牛背上來。未知所以爲教。伏望先生以舊政告新。使得遵何約束而弗失。則先生之道。復流化於南雍矣。得無吝教爲幸。萬萬。某到官之初。凡百匆冗。未能一一請目。伏惟心照。

復羅整菴允升欽順 時爲太常寺卿

自丁卯之秋辱高軒見過尋復別去由丁及癸脩焉七見秋風清秋月明矣樹雲梁月如懷仰何昨歲春初獲見少參令弟出示手墨備承惠教忻然如見顏面頃不嗣音又幾二載不審比來德履何似遠惟容臺清暇仕學兩優德業文章遠輩古人歐曾周楊將不得專美於前敬羨敬歎某自別後子死孫亡家患相承筋骸日益衰瘁志慮日益昏耄家事零替又加以寇盜兵戈之驚擾無劉可依無遼可避雖苟活未死久已無意於人間世矣無足爲知己言者因便布此以道區區

復王用檢倬 時在兵部侍郎

先生去吾邑已踰二紀而善政得民至今猶在人口豈非所謂古之遺愛者乎某在當時亦辱知愛感舊懷德何日不勤而老病龍鍾災患相仍不獲以時附問罪不可言歲前董生回自南都辱手教存問謙德滿紙而有過情之譽豈衰耄不肖之所敢當哉慚悚慚悚來教又謂懇辭二疏未獲俞允而猶欲求遂其私愚切以爲未然今大司馬暨先生二公並以天生鴻碩兼資文武訐謀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士庶之所具瞻居重馭輕最爲得策況當前星未耀四方多故之時事變方來機不可失爲大臣者正當同心叶謀選將選兵聚財積粟以備不虞以安社稷爲悅豈可遽求安逸愚意如此不知尊見以爲何如尙希有以見教

與喬尙書寶 時在兵部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材猷德望。名于一世。訏謀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四方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鈞候萬福。某夙欽令聞。恆切傾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懷。而弗克如願。荷蒙盛德。攜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雍。又辱鈞翰。下頒。加以香帕會錄之貺。而獎與過情。且謂不肖享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蓋指商之六臣。能保乂有殷。格于皇天。而多歷年數。故周公以勉召公。而碌碌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稽首。而循牆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自道耳。方今大駕遠巡。而前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變出不虞。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爲之志。當可爲之時。必將思所以廣儲蓄。脩武備。爲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爲制治保邦之謀。于以壯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則商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保乂之勳。而享平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布此。以拜來教之辱。

與吾景端與吾書多。僅存此藁。

乃者不自揣量。僭銘先府君之墓。而筆凡墨陋。不足以發揚令德。悚愧不已。錄呈小藁。正欲吾兄刪定而潤色焉。以教其所不逮耳。詎謂不加塗竄。而遽蒙許可。益重不肖之罪也。是豈平日之所望於吾兄者哉。昔東萊爲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三數往復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望吾兄行古人之道。特爲指其訛謬。而改教之。庶不貽笑於人也。

與沈副使仲律鍾·時在湖廣提學·

自南都握手爲別。風北枝南。音問不相聞者三十年矣。然緬懷高誼。蓋夢寐不能忘也。近見湖南錄。始知先生繼文定胡公之舊職。而振鐸於濂溪之鄉。晦菴南軒講道過化之地。必將有以闡明數先生不傳之學。而淑諸其人。豈非湖南多士之幸也耶。歆羨歆羨。某抱病田間。奉親粗遣。但離索既久。無良友輔仁之益。德業不脩。而齒髮日衰。爲可懼耳。無足爲知己道也。門生有諸葛淵者。其父少游巴東。爲周南留滯之客。二十年不歸。今此子弱冠。頗知向學。嘗念其親在遠。欲奉晨昏而不可得也。於是舍採芹之樂。而爲萬里之行。其志亦可矜矣。且於先生盛名之下。素所服膺。思欲一瞻道德之光。以慰平生。不敢自進。敢以此紙爲之先容。惟有以進而教之。幸幸。遠遠門墻。末由承教。明月千里。遡風淒其。萬萬爲斯文自愛。

復東陽盧御史正夫格·解元楷之弟·

某少時獲從先解元游。荷教愛良厚。夫何不幸。玉樓仙去。遂失麗澤之悅。恆切歎恨。比歲獲聞先生以宏才碩學。登高第。列顯官。德業文章。表表當世。竊懷願見之私。而自衰病以來。耕閒釣寂。與世疎絕。無由一望風采。以承警誨。徒切傾仰而已。乃者過辱高誼。不鄙老朽。寄示所著荷亭辯論。副以火肉。又厘手教。累數百言。陳義甚高。而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讀之使人汗背頰顏。豈不肖所敢當哉。及拜觀高論。研窮經史。究極理義。發爲雄辯。下視千古。雖名世大儒。萬代尊仰如朱夫子者。亦且指其疵而闢其謬焉。足以見先生之卓見絕識。度越流輩遠矣。乃復不自滿足。而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而不可

及也。區區庸陋無聞。平生爲學。惟知尋行數墨。尊信儒先。所謂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者也。豈能窺測高明之萬一哉。虛辱來教。倍增慚悚。閒有鄙見一二。別楮求教。

別楮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然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

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精義等書。及中庸輯略。皆已備錄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字。又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至於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耳。則雖不詳錄。恐亦無害乎。

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爲非愚竊以爲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爲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亹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歧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尙清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爲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爲奸爲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一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弑。而有書莽書主。皆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

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爲朱子之失。愚竊以爲鄭莊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弑。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弑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勸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區區淺陋荒疎。加以老耄。於先生之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不止此數條也。舉此以爲之兆耳。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則幸甚。

與董編修文玉珉

南雍一別。闊焉數載。音郵不續。懷仰可量。適朱生回。備悉近況。出示手書。喻及讀書所疑。足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意。爲喜爲慰。洪元明書。尙未得見。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答。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攷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有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中。試取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辯論。初雖未能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辯。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軒復書。深以爲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合舊說序中言矣。某竊以爲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拙往時與吾友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之。到有窒礙

處。卻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爲是。其有窒礙者。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爲一端者。欲求其合于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合一。無怪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平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而服行之。亦何患思之不得也哉。因便草此奉復。其纖悉曲折處。非楮墨所能罄也。尙惟勉進德業。必期遠到。以副友朋之望。則幸甚。

與許知縣補之完

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

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

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饑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

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卽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饑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饑窮之人來告。卻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

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饑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饑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貸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又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糶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

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與尤銓曹樾

某昔備員太學。獲與吾友相會。時以尊慈在堂。弗克朝夕侍養。而欲求歸省。某不以文法相拘。卽從所請。蓋以吾友之天資近道。可與共學也。夫堯舜之道。孝弟爲先。能充是心。何所不至。此區區所甚喜也。別後忽十餘年。彼此參商。不聞動履。未審何時登第。官居何所。老懷恆念念不忘也。邇聞列職天曹。左右元宰。進退百職。地位清高。而政務不煩。又可以讀書進學。充養德器。他日得時得位。措諸事業。必將袞袞光大。過人遠矣。此又老夫之所深望也。

與李冬官一清滄·永康人·

久別無任懷仰。某昨有謝恩一疏。重勞吾友爲之投進。感謝感謝。繼聞拜官起部。分職南都。曹務頗簡。而地位清高。仕學兩優。而聲望日著。爲喜爲慰。使他人處此。孰不以爲宦成名立。而自驕自足也。來教兩書。乃復以伯玉知非爲念。而不自滿假。求修己之要。盡職之方。尤見所志不凡。度越流俗遠矣。敬嗟敬羨。某雖老耄無聞。敢誦陳言以告。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莫非修己之要。吾友之素所講習者。若乃居官盡職之方。則先儒所謂清慎勤三字。亦吾友之所優爲者。惟在念念不忘而已。豈有待於他求哉。如或進而上之。則大禹爲司空。而益垂爲之佐。以成大勳於天下。萬世永賴者。其詳具於典謨之書。孟子所謂有爲者亦若是。亦在吾友爲之而已耳。愚見如此。不識尊意以爲何如。

又

別久無任懷仰。老懶之便。弗克以時附問。去歲冬辱書存問。兼有俸金之惠。深荷不遺之義。且來教拳拳以求益爲念。足見吾友所志不凡。將來所就。未可量也。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爲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如吾友所存。度越流輩遠矣。敬羨敬歎。所謂識破一切世味。而欲克去聲色貨利之私。又欲立志讀書。提醒此心。使不溺於人欲。此正古人爲己之學。甚善甚善。但謂職務煩瑣。及應酬勞擾。又謂終日在鬧場中。難得長進。恐誤入門。枉走路。而欲其安靜。若如此。則如異端之徒。絕人逃世而後可。是不然。聖賢之學。正欲先定此心。以爲應事之本。於凡事物之來。雖千緒萬端。一一處之以義。使各中其節。而無少差謬。何患乎煩瑣勞擾。而擺脫不開。雖處鬧場。亦不至於誤入門。枉走路矣。此內外交養之功也。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吾友若能熟玩詳味。取其所是。闕其所疑。而參互考訂。以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身體而力行之。則其所益豈淺淺哉。

與張冬官用載大輪東陽人

往歲辱高軒見過。貺之厚幣。禮意塵厚。非不肖所敢當。甚感甚愧。彼時獲瞻睟容。固已知非俗士。但匆匆而別。不克相與論談。以究所蘊。意甚缺然。近聞執事不以高第顯官自滿。而好學不倦。欲進乎其所未至。

以匹休於前聞人。所志卓然。夙出流輩。尤所敬嘆。吾金華自昔號小鄒魯。士生於其間。上者以道學相傳。其次則以孝行忠義勲業政事清節著稱。又其次則爲文章大家。項背相望。皆表表名于一世。他郡莫敢望而擬焉。可謂盛矣。國初以來。諸老旣沒。正學不明。往往溺於利祿科舉之習。士風不振。富貴是謀。而前輩之徽音。杳然絕響。甚可恨也。甚可恨也。某嘗欲求吾黨之士。可與進取者。與之共學。而難得其人。往年曾見永康李一清。志向不凡。旣登進士爲美官。而勤學好問。修身慎行。不自滿足。惜乎未見其止而遽爾不祿。可勝歎哉。今執事能自拔於流俗。而志向近道。亦可謂之豪傑之士矣。此老拙所以喜而不寐也。古人謂學者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惟在執事常存此心。勉勉不怠不已。因便附此以道區區。

又

別經數載。傾仰殊甚。盛价來。忽承手教。兼有俸金之惠。深荷高誼。不我遐遺。但非衰耄所敢當。慚罪慚罪。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爲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爲舉業者。尙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歷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爲難事。吾友旣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胷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

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純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爲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敷衍爲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修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辯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爲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爲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人之苦心極力。而爲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具載學者自幼至老。爲學讀書用功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應舉及第。而進於聖賢。亦不外此。見有刻板在太學中。可印一本。置諸座隅。能用其法。以爲學而用功焉。必將大有進益矣。吾友其從事焉。

答東陽徐子仁 純

老病龍鍾。僵臥陋巷。不接人事。忽承專使。示以長書。兼有佳果藥物之貺。甚感甚慰。來書中見足下有求道之志。不得其門而入。而以望洋爲嘆。以爲伊呂程朱之本原何如。而何以學之。某則以爲伊咸有一德。呂之丹書。與近思錄。及小學四書之所載。皆程朱之本原也。吾友於是而求之。則其與天同體者可見矣。又謂聖賢傳授。或以中。或以敬。而於其內外本末。茫無指歸。若於中庸已發未發之論。與朱子敬齋箴所言求之。則其內外本末。無不可見。至於仁孝。則以夫子所以告門人者。合而觀之。皆可得其要矣。但不能身體力行。則雖有所見。亦無所用。來書所言失意傳言誦言忘味者。皆不體於身之故。而吾友之危坐尋思。無下手處。亦未嘗見之於行也。愚意欲吾友讀書講學。而知行並進。如讀學而時習之。則求其所學所習者何事。而真个學。真个習。必有所得於己。如讀在明明德。則求明德爲何物。若何而明之。必止於至善。而後已。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不但此二書。而諸書皆然。積習既久。必將有得。何患愚之不明。而柔之不強乎。區區老病垂死。無所知聞。不足爲高明之助。過承下問。聊以是復。餘非楮墨所能罄也。

與董東湖道卿 遵時貢在京聽選

別來半載。豈勝懷想。近辱書知已到京。在途中及旅次俱平善。甚慰甚喜。前程事得失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爲者。當聽其自然。不必憧憧多勞擾也。示及區區出處之事。平生素履已定。吾友所深知者。過承孫文選。許黃門。蕃秋官諸公。眷念之厚。繆以賤姓名。形諸奏牘。但某非其人。不足以當明揚之意。甚感甚愧。幸吾友代言致謝。而未敢以書奉瀆。蓋諸公雖甚相愛。而未爲深知故也。某平生於富貴利達。以不耕穫。

不當畚。古人壯而仕。老而休。區區四十一而休致。今六十五而復欲求仕。事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於天下乎。新繡衣尙未到。若其來有相強迫。是使之進退維谷。爲羝羊之觸藩也。須仗諸公爲之解圍而後可。幸吾友爲之懇告於孔脩而乞憐也。外聞近有邊患。雖爲廟堂之憂。而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不得其詳。不知此事已安靜否。因便并希示知。某自三月以來。目患赤腫生翳。數月始愈。至今尙未全明。老親龍鍾日甚。爲可憂耳。餘事皆如常。不煩遠念。因便姑此道意。餘不縷縷。

又別紙

區區出處之事。不知者以爲果於忘世。若晨門荷蕢之流。殊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可若彼之果。然不過量能度分。自知其不足有爲。故乞身而歸。以免素飭之愧耳。或者又議索高價而希望美官者。亦非也。位爲五品方面。亦自不卑。若自彼時隨羣逐隊。積累至今幾三十年。亦可以得大官矣。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少時爲學。嘗有志於當世。旣而應舉得官。乃不能一有所爲。仰愧古人。俯慚後世。故不得已而爲是也。吏部文書止是查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旨。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惟是專職無人掣肘者。庶可展布一二。亦不能大有所爲。若其他不過隨羣逐隊。無益於時。不若不出之爲愈也。

又別紙

北虜爲患。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爲。若志在金帛子女。專以搶擄爲事。則滿其囊篋。必自退去。終不能爲

大患。不過邊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於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流。志不在小。不爲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略地。收拾人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爲將者。往往皆膏粱紈袴之子。素不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奏請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愚意如此。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吾友試與孔修諸公論也。

與姜司務實夫 芳時在大理。

久不接笑談。無任馳仰。恭聞列職京朝。贊畫廷尉。雖不當行道之責。而地位清高。類乎古人之吏隱者。不惟顯融可階。又可以觀我生爲進退。君子宜之。爲喜爲慰。老耄疎慵。久稽書賀。負罪良多。然亦久不承教。墨尤所倦倦也。邇聞朝廷清明。元惡已誅。而庶政一新。中外稱快。但未知繼者何如。天下蒼生。庶幾其有瘳乎。敢以爲君子道長之慶。便中毋惜見教。

與黃御史夢弼傳 時宰江陰。

去歲承專人致奠先妣几筵。存歿有光。曷勝哀感。今茲又辱手書。兼有束布糟魚之貺。深荷眷存之厚。禮意之勤。但非不肖所敢當耳。慚罪慚罪。近得佳作數篇。讀之詞藻旣佳。奇氣偉然。仰見吾友不但政聲日著。文益有名。非仕學兩優。知行並進。能若是耶。歆羨歆羨。所謂老夫當避路。豈但讓出一頭地哉。愚民無知。妄加誣詆。事旣別白。幸無藏怒。更加以德綏之。使知悔過。尤爲盡善。吾靜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

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事爲自己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鄉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鄧北山諸公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爲者。姑置勿論。

與陸員外汝亨震·丙子冬

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爲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藿食所能與也。近者令婿登名薦書。而令器畢姻。二喜並臻。大爲德門之慶。老懷不勝欣慰。又聞殷職方言。吾友亦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而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摠所蘊。贊大司馬爲苞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不識尊見以爲何如。老夫近蒙恩旨。令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此舉出於特旨。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奏稿一紙附去。煩爲看詳。可否停當。如可行。就煩托人寫進爲幸。因章僑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又

別逾三載。企懷如渴。屢辱手書存問。近又加以俸金之惠。足見念老恤貧不我遐遺之盛心。慚感慚感。來書所論時政之弊。及外患之多。甚爲可慮。遂彭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矣。不知世道之責。今屬何人。西北二虜。雖肆侵略。以予觀之。彼中還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不爲大患。但守邊者如趙李牧。漢郭伋輩何憂乎。彼爲今之計。但當以選將爲急務耳。但今前星未耀。而主器尙虛。當道者在所當憂。而吾

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大志者。爲之贊謀。庶或有可爲之機耳。又未知天意如何也。三復來教。往往有青山白雲之懷。在時義固亦宜然。但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唯是上下相安。恬然無事。則可以言及此矣。鄙見如是。吾友其細思之。餘不縷縷。

與從弟天恩天澤 乙丑二月朔

僕人至承手書。備悉盛意。足見相愛之至。豈勝慰感。別後喜聞老叔暨老孀。俱納福勝常。章贊又將畢姻。尤慰所懷。但不知章贊輩讀書近日頗有進否。章誥更希賢弟加意督教爲幸。劣兄本是山中野人。平日閑靜久矣。一旦驅至鬧中。甚非所宜。終日應酬上下。百事匆冗。豈能堪此勞哉。監中諸士。每日只是算計到班月日多寡。以求撥歷出身。更無人有志於學。可鄙之甚。我與此輩相處。豈能有所成就哉。翻恨出着之差。不可追悔。又老妻自十二月遭苦寒。舊疾痰嗽復作。加以臂上紅腫疼痛。又無善醫者。至今尙未愈。日欲謀爲歸計。但以君命嚴重。故未敢耳。豈能鬱鬱久居此乎。近日和鄭侍郎除夕韻。并送林大宰考滿二律。錄示吾弟并吾姪以道。則區區所懷可見矣。他更不足道也。

與姪以道 時拯以工部主事。改刑部。

近李巡檢來得汝書。備悉近況平安。且詢知居官未久。頗有聲譽。甚慰老懷。但家門不幸。荐罹災禍。章擴已於四月二十日病故。章訴又於十月十四日夭亡。白首病軀。墮此惡境。熒熒孤立。何苦如之。惟有伏枕待盡。已無意於人間世矣。但身分有未了者三事。一是所陳謝病之章。雖蒙恩許調理。猶有病痊之語。未

得脫然放免。今欲再求致仕。未知時義可否。附去奏稿。汝可仔細看詳斟酌。令家人代進。以畢此一事爲好。又先君例該贈官。而未有誥命。未知何故。經營關領。皆在於汝。千萬留意。又吾松坡府君之後。冢嫡乏嗣。吾諸姪中惟汝有四子。欲乞汝一子爲吾冢嫡之嗣。未知汝意下如何。但得了此三事。吾遂可以瞑目矣。餘事茲不復及。

又

我向南雍歸後。一年之間。身老多病。加以子死孫亡。苦痛無極。心緒迷亂。莫知所爲。諒不能久於斯世矣。一家關係。俱在於汝。在彼居官。清慎勤三事。更須加勉。又聞時事難處。則大易所謂儉德避難。與大壯上九所謂艱則吉者。尤當留意而善處。歲前曾有書寄陸汝亨吳中行去。我的心事。大略已備。汝必知之矣。新年始得汝至。後一日書。周以仁來。又得正月九日書。近又於常州吳通判處得九月廿七日書。具悉汝意甚慰老懷。但汝書中言乞休致事。未可舉行。而昨日南京童廷式書報云。三月初十日已准致仕。未知其事果是如何。尙在疑信之間也。若果有之。須求吏部一劄付來。流傳於家。以貽後人也。

又 時孫謫倅梧州

自汝別後。得龍游客及胡僉憲家人前後四書。備悉彼中消息。甚慰老懷。此間亦曾寄客人二書。及林都憲書。又托許大尹寄廣西參議帶去書。俱未知達否。忽得皂隸來。有書及龍荔蜜煎三物。足見相念之意。尤深慰浣。來書所言出處事。退處最爲高致。但以時勢論之。汝年未老。告病托故皆難。直須棄官方可。又

須看機會何如。恐不能久安貧賤。則他尤難處矣。胡文定公常言。他事皆可與人謀。惟出處一事。當內決於心。不可與人謀也。近又聞有南寧同知之擢。雖未可信。然亦有此理。若寧耐久之。當更有遷轉。但官愈大。則愈難稱。又恐別有不測之變。吾嘗論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耳。汝當仔細籌度。古人出外求全。居中免禍者。皆有成算也。路遠不及面談。大意不過如此。倘都堂處或有公事。差官往江西浙江者。得求一便還家爲好。試兒在家終日喜樂。卽不會一思父母。今年已送上學。頗有記性。但時有小疾。雖無大患。未免妨讀書耳。汝更不須懸念。家中大小俱如故。但我老病日甚。恐不能久。未知何時與汝相見也。臨書惘然。

又

時拯以南京駕部郎中轉北部。壬申七月。

前得汝淮安徐州二書。備悉在途安好。頗慰老懷。近又得周以仁秋官書。言汝謝病不允。不免前進。諒此時必抵京矣。汝居官蒞事。要在勤慎。事上接下。更須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爲。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但博訪實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但得一二人如晉馬隆。唐王式輩。則盜賊卽日可平矣。所憂者本源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虞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於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

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億之費。皆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我謝恩本聞已上進。不知有無旨意。本後伏候勅旨四字。誠爲贅語。不知曾爲刪去否。有便須報知。

與族姪處仁 僑時登第在京·丁丑

汝幼從吾游。而穎敏秀出。吾固期汝之必將有成。今幸登進士第。老懷爲之喜而不寐也。國家取士以進士爲重。在內則列官朝著。在外則郡縣正佐。皆爲顯仕。足以行其所志。異時爲名卿賢大夫。垂勳竹帛。皆自此始。不亦美乎。又吾純孝鄉。自昔號多賢士。其隱居不仕。則有三八行之孝義。與仁山之道學。皆冠絕當世。其顯而仕者。則有潘大卿父子。范丞相兄弟。皆以文章清節著稱。至元則有唐元嘉之忠義。在本朝則有邵以先。黃夢弼之偉才傑節。皆出於吾鄉。而發身進士。表表于時者也。吾雖庸鄙無能。而與姪拯及汝。皆賴祖宗餘慶。忝登進士。吾朝夕乾乾兢惕。勉修學行。惟恐仰玷先達。而俯慚後世爾。今昏耄龍鍾。死在旦夕。無足言者。所望以增光先達。而昌大吾章氏之門者。唯拯與汝而已。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汝其勉之。

